

所遇无故物

我虽然不是购物狂,但也很喜欢买东西。这么多年下来,可以说衣柜里什么衣服都有了:各种颜色的衬衫配各种款的牛仔裤,蓝黑灰绿的毛衣和呢料蕾丝面料的半裙,夹金线银线的晚会裙子和宽袍大袖的真丝上衣,还有橄榄绿大衣,黑色海军大衣,藏蓝娃娃领大衣……当然还有金色银色的高跟鞋,五年来穿不到一次。买到后来有种疲惫感:去年的根本还没穿两三次,今年又买了新的,平日为省事,穿得最多的还是T恤毛衣牛仔裤和球鞋。

每年都买衣服又不是每年都清空衣柜,导致仔细一想就惊觉手边常穿的几件都耳鬓厮磨好几年了。在偶然的正式场合才亮亮相的绫罗绸缎及其配件,更是超过了10年之久。这几件衣服见过我的很多朋友,如果它们会说话,可能每天在衣柜里白头宫女忆当年,讨论别人家的孩子是不是都能打酱油了。女装不比男装千篇一律,黑衣服黑领结出席一切场面。特别场合才穿一穿的衣服,不好意思在同一批人面前屡屡

亮相。但是每次有个特别场合都买件新的也很荒谬,所以就形成了几件衣服轮流出场,转眼间度过10年的局面。“所遇无故物,焉得不速老。”

看见这些旧东西,仿佛10年前的日子又回到眼前。那时候还在读博,12月的多伦多总是遍地白雪,大家都穿着厚墩墩的羽绒服雪地靴像一群狗熊似的一路走去;到了地方才脱下大衣,换上喝酒跳舞的漂亮鞋子。夜阑人散,有些喝高了的朋友就那么穿着单薄的高跟鞋歪歪倒倒又走回宿舍。同室的室友会相互借衣服鞋子来穿。我有一双金色的高跟鞋,穿着特别舒服。我和室友大

小聚会轮流穿了四年,最后细尖跟的硬橡胶底完全磨平了,露出里面发亮的钢骨,才依依不舍地放进原来的鞋盒里,留置在可回收垃圾箱旁边,希望有人会把它捡走。

日常穿的衣服也有特别长命的。我有一条



厚质亚麻的蓝色长裙,是15年前在一间英国老太太的店里买的。这些年来裙腰从宽松到紧绷,总算还能穿得下。每次去海边都会带着它,亚麻料子越洗越垂坠沧桑有质感,所以越旧越宝贝。偶然看到自己穿着这条裙子的旧照片,就觉得好像可以走进照片里融入那一刻。 (孙欣)



好消息

白天忙翻了,抽空给爸妈发了条微信:“有好消息,回家说。”一进家门,我妈满脸带笑给我接包,我爸在厨房炖肉,桌上还有酒。其实,我就是优惠价买了个手机,现在有些紧张,不知道如何宣布消息。

职业要求

约翰努力找工作,但简历投出去后都石沉大海。后来,他终于接到了一个面试通知,那是一份污水处理厂操作员的工作。他仔细看了一下职业要求,还是放弃了。“职业要求”那一栏写着:“必须会游泳。”

据长辈们说,我小时太安静,安静到没故事。用我妈的说法:这孩子不让人操心。老太太举了个例子:“别人家的孩子,玩疯了,不愿回家;咱家孩子一到下午五点半,准时跑回家门口,等他爸一块儿进门。”

如今回忆起来,那段时间,挺有意思。旁人眼里,每天固定时间固定地点,都有一个男孩自顾自地无所事事。其实,那个男孩心里大有波澜——“爸爸怎么还不回来”,单是这个念头,就能激活千奇百怪的白日梦,有的快乐、有的忧伤、有的悲惨、有的惊悚。那是他每天最为心事重重的十几分钟。

事后回味,那段时间似乎是童年的分水岭。那以前,生活无忧无虑。那之后,生活好像有了些重量。快乐不再是招之即来的,有时,它取决于我无法预知的人和事——想要吃一顿开心的晚餐,得先等到爸爸回来。

后来我才知道,等爸爸回家,只是未来生活的一次矫情的预演。所谓生活,正是由无数个“等”串联而成。每一个“等”,都比爸爸的车声更难预知。

汉语里,表示等待的字很多。古人较少说“等”,而多说“待”。“待”之所以显得尤为重要,可能和一本书有关:《庄子》。

生而有限

逍遥,或许是《庄子》书里最著名的境界。无论扶摇万里的大鹏,还是腾跃榆、枋间的学鸠,都是有所待而生,有所待而行。没有低枝矮木,学鸠无法栖身。没有长风万里,大鹏无法飞翔。低枝矮木、长风万里,便是它们之所待。

在庄子那里,“有所待”是世间生命的标记。就算列御寇那样御风而行的异人,虽免乎行,犹有所待,风即他之所待。有所待,便不得逍遥。所以,绝对的逍遥,不属于自己。世间生活,充其量只是对逍遥的期盼和效仿。

有所待,或曰有限,是生命的真相。生命正是要通过“所待”定义自身。所有生命,共享一个最无悬念的“所待”,那就是“死”。死,是生命最遗憾的不完整,人却必须通过这个不完整来认识自己。所谓生活,就是在生死之间走过的一段路。用庄子的话说,这叫一受其成形,不亡以待尽。

生活中的各种等待,等一个人、等一件事、等一场雨,其实正是对生命之亏缺的切身体验——没有这个人、这件事、这场雨,我便不乐、不安、不适。而这些快乐安适之所需,竟不由我驱使。可见,“我”是一个多么不能自足的生命。

多年之前,当我在路边静候爸爸的车声,并且胡思乱想时,也就进入了失乐园的时代——作为一个有限之人活着的时代。 (杨无锐)